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59, No. 1105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芝園集目錄

上卷 凡十四條杭州南屏山神悟法師塔銘

杭州祥符寺通義大師塔銘

秀州華亭超果照法師塔銘

唐蘄州青著法師行業記

湖州東林禪慧大師行業錄

杭州祥符寺久闇黎傳

秀州超果惟湛法師行業記

杭州雷峰廣慈法師行業記

杭州祥符寺瑛法師塔銘

越州餘姚異闇黎塔銘

越州漁浦淨慧大師塔銘

溫州褒法師行業錄序

湖州八聖寺鑿寺主傳

溫州都僧正持正大師行業記

下卷 凡十八條秀州呂氏靈骨讚

考妣墓誌銘

台州左氏墓銘

新市姚君墓銘

秀州沈君墓銘

崇德呂君墓銘

廣陳馬氏禮經錄

四明孫氏禮佛錄

論增戒書

論慈愍三藏集書

送衣鉢書

讒議

博奕解

四子要言序

高麗李相公樂道集序

送聞伯龍歸大學序
長蘆蹟禪師文集序
釋門登科記序
芝園集目錄(終)

No. 1105

芝園集上

杭州南屏山神悟法師塔銘

天台教始盛於陳隋間教主歿至于唐南北性相之宗大行于世異端斯起微言殆絕荆溪禪師辭而闢之遂復興振荆溪既滅逮于我宋又數百年學者鮮得其要是非相攻訛駁滋甚有大導師號神悟者出焉師永嘉人名處謙字終倩少厭俗禮常寧寺尚能為師能即天台十三世之祖師自剔染稟戒四出游學投足於錢唐天竺慈雲之門敏銳超倫美聲外溢先達晚進懾然敬服其次歷扣諸方道不我合卒詣天台東掖山遇神照法師服勤北面遂嗣其居焉自是磨礱所業優柔至理夙植既深豁有所發乃擲去浮末研幾根底統宗會異一其指歸五時之教權衡於法華一家祖乘梗槩於止觀故其所韞不可測其所學不可究其辯論不可窮每一臨座發言有詣舉事炳煥聽者莫不驚耳動目揚聲稱善搢紳先生博雅論士求之講道終夜竟日莫知所詣師虛以待物慈以容眾青青子衿憧憧而奔踵門扣道若大旱之望雲霓嬰兒之慕母乳未足為喻晚年出山闡化于錢唐而東吳禪講頗盛或馳騁文字之學或放蕩身口之事浸以成俗非朝夕矣師獨能奮然整其頽綱摘其餘焰其徒往往捨末務本革謬從正者多矣故有厭棄榮寵者謝絕退藏者禮誦專業者衣盂外飾者齋戒自持者講論兼濟者禪寂內怡者殆不可勝數由是先聖之遺化復存於季運者實斯人之力焉累遷望寺終止南屏報盡緣息示疾奄逝壽六十五臘五十四即熙寧八年四月五日也門人瘞全身于山之右立塔以識之銘曰。

天台東掖	奮于聲跡	克志圓乘	妙契皇極
後世有聞	斯人之力		
靈山天竺	方朋雲逐	來者虛心	往者實腹
瘠地枯根	靡不沾沃		
西湖南屏	石室籌盈	孤蟾奄墜	大野重冥
唯遺清風	布于寰瀛		

祥符寺通義大師塔銘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大師以疾終于所居十九日火葬得青碧舍利數百粒弟子輩以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葬餘骨于靈隱之西麓預狀平生事業從予請銘以表其塔辭不獲免故為敘曰大師姓阮世為錢唐人少小穎悟不樂塵俗從祥符寺有章脫素遇天禧普恩落髮具戒諱子寧字師靜號全真子初依祖師遇因百法學慈恩經論次從長水子璿法師學賢首教觀尋歸閉戶焚枯折松輪環講貫若楞嚴若法華若圓覺若金剛等無慮五十餘過行有餘力旁涉周孔老

莊百氏之書皆通講解善屬文辭頗工筆札嘗撰金剛心經科記略慈恩彌陀疏鈔並各一卷出宋高僧傳音義三卷刪續本寺圖經一卷新修廣韻字錄一卷書疏雜文六卷古律詩總五百餘首其歷學義解如此中年謝去人事閱大藏凡四周四大部一周東京普安長興慶善雲濟數處大藏皆師對校手寫法華等經五十餘軸看華嚴二十部法華楞嚴維摩圓覺各五百部金剛彌陀並五萬卷密言聖號晨夕課念不可悉數其焚修精至如此未終前數日忽謂其徒曰吾報齡非久矣吾沒後舉哀變服挽喪夜會汝輩必不為之然有假手作臨終頌辭世遺書多為識者所誚汝無佞俗貽吾恥也俄而臥疾不起剋時整慮瞑目屈指泊然化去俗齒八十一僧夏六十九度弟子梵倫梵僕梵仁法孫思振思授思拱思總其享壽令終如此昔百法以德業擅名言行動靜為人軌則大師稟奉教言孜孜循踐力勤講課不墜其風又百法平居手植石崑木于其庭下以為悅目之玩一時名賢皆留篇什大師晚年敞軒栽花繼其所好且欲終身不忘遺訓其尊道重義如此大師天資沉毅動無輕率深居宴晦怡然自得雖衣冠貴族出入其門而未嘗枉尺屈道趨附權豪苟其聲利其養志秉節如此大師學問該博德業充富才辯辭翰出於時流然未嘗矜能伐善恃己陵物不議人之所短不掩人之所長謙虛退己慎言寡過其深識遠度如此於戲人有卒身不為學者有學而不務修者有修而不存義者有義而不守節者有節而不負識者有備此數德而不得其終者有以見大師為人為道有始有卒豈特擅美於一時亦將垂裕於後世也銘曰。

百法五教	性相支離	旁求兼講	通幽洞微
克嗣遺蹤	聿修厥德	操守有終	動止無忒
空花起滅	水月去來	唯此遺骸	復于浮埃
靈山之西	祖塔之右	壘石勒銘	用昭厥後

華亭超果照法師塔銘

法師諱靈照字了然號希夷子父盧氏本東陽蘭谿建鄴里人法師生而有異不與群童戲劇既失恃怙志願脫俗累啟於兄兄欲止之遂取三藤極麤者示之曰使吾擊汝藤碎可從汝意法師欣然躍入山林間拾藤如束薪負至兄前曰兄果容入道直以束藤擊之俱碎亦無恨矣兄即感涕乃知其志不可奪遂令禮本縣寶慧寺紹賢為師一入僧門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晝夜不息未[其/日]月誦通法華光明二經年過弱冠抱經投試即預科選長吏嘉其敏銳別榜以獎之泊落[彭/采]稟具奉持甚嚴竊自思曰人而不學沒齒無聞君子恥之矧為佛徒唯道是務飽食虛度不知其可乎遂浮杯度江詣錢唐香巖蘭若依湛法師學天台教服勤數載更欲旁求師訓之曰汝無他往方今淨覺法師闡化吳興實吾宗間世之匠宜就而正焉法師受教負笈而往師資道契針芥相投切問近思夙夜匪懈又數年間一家教觀無不通達淨覺欲觀其器度歷試重任法師隨事裁置皆得眾心泊淨覺歸寂吳興道俗請住吳山解空院次遷景德戒壇院熙寧中香巖法師居雲間超果力構教肆纔及完備無何報盡將啟手足囑其眾曰吾竭力盡心建此道場常願得一真傳教人以繼吾後非靈照其他不可道俗依言同謀懇請法師乃率眾而至遐邇

嚮風徒侶奔湊禪誦精苦講誨無倦矧乃崇淨土之教慕東林之風自元豐已來結四眾為社專慕彌陀誓期西往每至春首啟淨土法會七晝夜躬事懺摩愈加精至如是二三年間士女預社者二萬餘人獲益感驗不可勝數嘗於寢夢見彌陀觀音勢至聖相殊特法師前禮跪而問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學大乘法修大乘行期生安養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則生勿復疑矣又嘗誦經至於深夜因而倚臥忽夢普賢身相喜而驚寤遂發心造普賢像誓誦法華萬部以嚴淨報餘時讀誦不可具紀元豐五年仲冬月忽臥疾不起謂侍者曰吾於病中見有異事安養之期吾已決矣十六日昧爽間北首西面累足而逝肢體溫煖者三日其徒依西竺法闡維之是日天慘雲愁風悲泉咽衰素盈于四衢號慟震於大野眾以香木積而化之開棺發焰或聞異香煙散身灰盡觀奇瑞舌根不壞柔潤如生舍利迸流赤白相間平居功業於茲見矣世報五十五僧夏三十四登門受道千有餘人親度弟子曰靜仁曰覺圓曰靜智明年仲冬十八日以骨舌瘞于院之東南隅立塔以識之其靜仁者累以行狀從予丐文予與法師有舊辭不得已強銘繫曰。

竺風扇于震旦台教盛于東吳克荷斯道寔蕃有徒偉歟法師出為世模拯于弱喪炳于昏衢乘戒兩急言行齊驅集結蓮社兮希風廬阜剋勤禪誦兮接武大蘇道因時而或晦形隨物而云殂舍利騰煙兮粲如珠顆舌根在焰兮赫如紅蕖摧教門之梁棟失後學之津途機山西湖丈室東隅觀此靈墳孰不為之嗚呼。

唐蘄州青著法師行業記

法師名慧普本郡蘄水宋氏之子稟賦踈朗器識超邁既具戒品操守頗嚴元和初嘗過廣濟邑北望數里峯岫峭卓鬱如屏障遂有終焉之志乘輿曳策趨而登之得一巨巖結廬其下誓誦大涅槃經以為常業歷年滋久一部通徹凡四十二卷或疑其誕妄趣舉品題以試之師應聲連續了無澀滯聞者莫不歎伏而師初不介意躬力耕種用備辰羞卉服布裘以度伏臘居常誦經朝夕匪懈梵音清朗響應空谷山深路僻人跡罕到唯樵叟往還每見一青衣隨侍坐起自是絕粒更無他營議者以為必有幽靈奉供或有扣問師終不言鄉俗稱異乃以青著名其山焉至十年有徒道進糺率檀信開基構廈剋為伽藍即以山名揭其院額大中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怡然無疾澡浴更衣集眾告別加趺收視奄爾長逝弟子輩以香泥纏飾建塔于院之東峯皇朝初三世孫德明患其居處嶮絕艱於登降乃遷院基于山下徙塔當其前峯熙寧末七世孫智華智潭又慮院塔相遠事奉有間復徙塔于院之西北隅傍溪增築用接廊廡逮今八世幾二百年香火不絕予嘗覽三代高僧傳其間誦經一科多敘臨終異事豈非博聞多學未若專業一經寓目妙乘不參世論遊心聖境頓息妄緣是以生則德動神明死乃全身不壞振一時之清望垂千載之令模豈與夫恃燭火之明銜鼯鼠之伎者同日而語哉其孫擇言嘗慨先祖之遺美雖傳錄所載而脫略舛誤未足取信於世遠遊江表累造吾廬檢錄事條首命纂緝將謀勒石以永其傳予喜其為人敏銳好學復能念祖尚德故為筆削以塞其請云。

東林禪慧大師行業錄

大師湖州歸安縣東林吳氏之子智印諱也復之字也少厭塵網志慕超拔父母奇之乃聽出家年甫弱冠禮祇園寺宗盛為師未幾經業通利比試得度既而登壇稟戒便欲裹糧負笈四出遊學無何師老且死遂嗣其居弗果先志每以為恨然凡遇知法有道之士欽羨敬服避席請教一有所聞則忻然頂受拳拳不敢忘於是經律論藏戒定慧學皆薄知其梗槩中年聞淨土教觀決能超絕諸有至無退轉自是專勤禮誦凝神繫想日無虛度師天資質直不喜巧言諂容迎合人意歷掌眾事而公白廉慎上下悅伏身無妄為語不輕發道俗往還止以因果死生之理以相警勵由是閭里嚮風率從善誘元符改號暮秋月得疾乃摒去人事不接賓侶扶羸牽強不臥枕席獨於常課愈加精至一日語其徒曰吾此疾不復起也吾平居誓生安養時其至矣宜集寺僧以佛事相助十月二十一日辰時寺眾雲擁聲磬諷阿彌陀經殆至卷末師乃加趺瞑目泊然長逝經夕神色如生鄉俗聞之持香奔赴稽首稱歎不可遽數壽六十九臘四十五弟子曰善欽曰有邦曰思尚皆他適獨思坦者侍疾至終越明年二月十一日依天竺法火葬于近郊收舍利葬于本居之後園立塔以識之予元祐中以結界之命嘗至此寺寓大師房數宵因語及淨業師頗以為然自此相別十餘年蹤跡南北殆不知師之在否比坦者至具道先師平生本末袖出行狀請文為記予追感不已故為編緝且欲以始終見證警諸同道庶幾篤志西想無復自疑自障致虧於發足耳。

杭州祥符寺久闍黎傳

釋可久字佚老錢唐錢氏子少厭俗遇天聖覃恩得度嘗從雪溪法師學天台教喜為古律詩大抵造於平淡清苦比夫然徹清塞之流未相上下左丞蒲公集錢唐古今詩從師求稟師曰隨得隨去未始留也人亦頗高之晚年杜門絕迹送客指門闕為界內翰蘇公樞密林公一時名賢傾蓋相訪亦未始屈也予初聞之作詩嘲曰拗折牀頭舊杖藜任教桃李自成蹊如何昔日廬山遠却為陶潛一過溪師笑而不答居室荒陋人不堪憂庭下唯紅蕉數本翠竹數百竿自號蕭蕭堂師居堂上經行宴坐裕如也既病將卒輒語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擇瑛公亦死是時瑛公尚無恙後皆果其言人亦莫能測臨行口占頌曰生老病死樂在其中已矣乎傳語風花雪月言訖長往壽八十其徒葬骨于北山禪宗蘭若予平時常敬事之每過舊居愴然有所感因提數事以示來者。

秀州超果惟湛法師行業記

法師本東陽義烏宋氏之子惟湛名也子照字也未生之日有神異僧謂其父曰汝當生子六人其第五者慎勿留之宜令出家必弘大教祥符中母陳氏始生法師齠年便懷出俗父母難之因而致疾其父方悟疇昔異僧之言乃從其志遂禮雙林寺慧勤為師寺即梁朝大士所居處也真宗天禧中普度天下僧尼法師乃獲剏染明年即具戒品嚴奉〔(雪-雨)/粉/大〕範深樂圓乘聞天台之教大振于江左遂投天台東掖山神照法師而求學焉晝探妙義夕奉懺摩三業翹勤寸陰不廢故同學輩以道人稱之復詣四明廣智之門旁求異聞博究精義一坐十載大有所成

乃曰大師所得我亦得之遂陞堂請益為眾激揚四方嚮風群學畏服復自思曰大師所授吾不復疑矣若夫圓頓絕待之旨非深造自得吾竊不敢自許乃優而柔之積而思之忽於智者祖師言下廓然自悟渙如冰釋乃與同學先達輩相與講論或稽首伏從者或攘臂拒斥者法師喟然歎曰吾佛之道得之者謂之無諍三昧尚非言思所到寧容戲論乎遂卷衣還鄉棲止舊隱焚栢進月遠繼大蘇之風菜食水齋高慕赤城之節宴晦林野禪誦自適既而思曰吾祖有訓弘法是務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吾今專門獨善豈其孫謀耶於是負錫來吳關絳紗于錢唐香嚴蘭若次遷東越後居雲間即超果道場也法師纔至士庶風偃學眾雲集有時啟貝文揮犀柄圓音落落駭于群聽或陞其堂或入其室一雲所雨莫不霑益講習之餘志在興建導誘豪族力營福事雕彌陀聖像敞淨土懺室講堂函丈周遭舍宇所須供事一皆新之自是天台之道淨土之教流于中吳者由師始也山家教觀大小部帙輪環講授不可具錄熙寧六年三月八日建光明懺會與眾同修期滿七日臨將解散召集徒屬遽然告曰吾報緣齊此欲與汝輩訣別宜聽吾言即舉涅槃遺教等文殷勤囑累其詞哀切舉眾垂淚言訖加趺儼然而逝異日火化得舍利數百粒粲然如珠火鍛鐵擊鏗然不壞非戒定慧力曷至于是其徒以餘骨建塔于縣西余山之慧日院春秋六十五僧臘五十三親度弟子曰贊通曰宗永曰宗式曰宗古登門受法者不可勝計海慧圓師實得法之高弟一日狀其行業從予丐文辭不得已因為編敘庶有補於僧史云。

杭州雷峯廣慈法師行業記

師名慧才字曇遠永嘉樂清王氏之子少有奇操樂道厭俗五歲投本邑白鶴寺怡芳為師遇祥符覃恩得剏度十三進具戒聞四明法智大師傳天台宗教法席頗盛遂往聽習而稟賦昏魯罔無所措乃曰吾聞觀音大士弘誓利物有求必應吾將持觀音名課大悲咒庶幾心智明發學通祖教一夕恍若睡夢見一梵僧長數丈輒呼師名因脫所著袈裟與師披掛囑云盡生記吾吾當助汝翌日一臨講會廓然開悟目矚耳聽有如夙習前後所聞無不洞曉朋儕驚異摩肩疊足諮詢扣擊應酬無滯法智乃命為眾點讀凡請益答義學眾環繞法智每於眾前稱其所得從此名流四方前輩推伏後詣錢唐天竺慈雲法師座下服勤北面益有異聞既而解行老成學者蟻慕遂於寶山廣嚴院領徒講授三年遷孤山竹閣又三年遷南山佛慧寺二十餘年度支毛公請住衢州浮石院治平初知府沈公請歸住法慧寶閣太尉盧公奏廣慈之號年老求退杭人惜其去建庵于南山之雷峯壽八十六臘七十三講過經論為眾授戒不可勝數感應事迹避誕不書師平生以大悲呪為憑仗少時嘗翹跪一晝後誦之無倦色自後每一跪以百八為期又欲誓生安養翹跪一晝夜課彌陀名其至誠皆類此將終得異夢乃曰吾生淨土決矣遂更衣起坐書偈讚佛偈畢泊然而化實元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閏六月十日其徒奉全身葬于庵之右立塔以識之師性恬貌古少語寡欲舉止沉厚與人慈和天台教門諸家異論師資相戾喧動江浙而師盡己所知循循講訓善否短長未嘗形齒高而不介和而不流往來錢唐四十餘年不與俗接所在領眾供事充給公卿仕人望風師敬養高任世凡百不謀而至非福慧兼備曷至于此哉平居大小二食朝晚講誨雖病未嘗違眾辭老入庵終身不出雖威權豪勢竟不能屈真一

代之高僧也登門授道不計數親度弟子十人而法宗者一日條目其事以記文見囑予嘗從師稟戒知師頗詳因為編敘以備後世作傳者云。

杭州祥符寺瑛法師骨塔銘

師名擇瑛字韞之桐江俞氏子母王氏嘗夢二日相趨而至并貫于懷因而有娠且疑必孕二子焉逮月滿止誕一男次年復妊娠又產一男始應二日之夢父母異之俱令出家各以經業得刳度然皆明敏好學有志節長子名子欽字希固受業于錢唐淨住院晚出遊學卒於天台其次子即法師也師幼失所恃隨父來杭始脫素于南山之瑞峯後禮壽寧院處邦為師既具戒品首學戒律俊邁之聲已出流輩師以始學頗亦自負熙寧中東掖山神悟法師來止寶覺師往見之一聞講唱惛然媿伏乃曰不意叔世復有斯人此真吾師幾不遇也於是虛心潔己北面師事摳衣請教朝夕匪懈神悟亦頗器之師雖博涉經論獨於法華尤為得意因看不二門金剛錍不寐者數月遂以所得白師師曰法華妙旨歸乎自己宜善護持勿自輕也但恐摩尼至寶投于弊囊非所宜耳自是學行著聞方朋嚮慕如鏡去垢則有像斯分如鐘中虛則隨叩而應其為道也不羈於相不蕩於空其為人也不附於時不滯於物言無委曲行無便佞播遷南北為法忘勞行止隨緣去留在我或領眾住持或寓居講演蘇杭湖秀歷二十餘處中年多病遂居祥符古剎一揮塵柄緇儒雲集洪音迅辯聽者莫不耳聳目貽歎其穎脫元符二年春得疾藥不可療臨行自省曰吾二十年專弘上乘啟悟群庶豈謂嬰茲疾苦力不能制將非所傳未契聖意乎遂以平生著撰對眾火之奮身而起面西凭机命眾誦彌陀經纔及流通奄然息絕實三月二十九日也壽五十五臘三十二後五日闍維於下湖之野是日素幡滿路香木成[廿/積]道俗追送數里間車馬不容火滅得遺骸散于湖中或謂法師有益於世一旦歸寂而遺風餘懿泯然無聞殆非我曹所忍遂使人漉之止得半許立塔葬于靈芝懺室後蓮池之西請予為銘予與師童稚時已相往還以至同試經同學教知師頗詳故不敢辭銘曰。

至聖降靈	唯為一實	鷲嶺開權	鶴林扶律
天台妙悟	章安祖述	不有法師	孰造淵密
區其善否	糾其得失	住有沉空	虎皮羊質
若夫冥乎真者	無動無出	繫乎數者	有始有卒
收種凭机	加趺掩室	香燼有身	塔藏遺骨
荷花開謝	湖光出沒	留示諸徒	仰止奚畢

越州餘姚吳闍黎塔銘

釋單異字隱之越州餘姚杜氏子卅角時已有超拔之志脫素于龍泉寺禮清序為師遇皇祐普恩得刳度既具戒品負笈挈囊學天台教於四明贊法師自後徧歷諸方知新溫故天竺明智雷峯廣慈皆登門入室孜孜扣擊餘二十年所業既成遂還舊隱道俗或以住持強之皆確然不就奈何耆舊篤迫事不能已遂於本寺講演圓乘聽眾悅服晚年謝去人事掩關不出嚴治一室專修淨業禮佛誦經不舍晝夜崇寧改元夏制將解忽染微恙至十九日召集徒屬焚香告曰

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勉力進修可得相見言訖索湯沐浴手結佛印泊然坐滅是月二十五日火化于西郭而灰骨間舌根數珠儼然如故得非誦持之効歟其徒以某年某月葬于當山之西峯壽七十六臘五十二平居誦普賢觀經萬卷法華經五千部彌陀經萬卷佛號不計數一子曰德懋二弟曰覃逸曰覃悅悅見為僧首嘗從予學律一日具錄其事求銘以識其塔銘曰。

惟師為學 有而若無 惟師為行 實而若虛
形器化矣 珠舌儼如 白業斯著 青史宜書

越州漁浦淨慧大師塔銘

大師蕭然漁浦章氏子少孤與兄同事母年甫弱冠知兄力能幹家遂白母求脫俗禮淨慧院子蘭為師嘉祐四年得剃度明年具戒諱清沼字澄之自少有膽氣善營眾事好賓客胸中豁如也於是眾推主事凡三十餘年其先院宇卑陋師乃勦力興建除大殿外廊廡堂舍皆鼎新之元豐三年建轉輪藏始則募眾計用不足乃盡輸囊長至於冬無衾襦夏無絺綌而未始有倦色元祐中余過蓀溪次命余結大界講彌陀經受菩薩律儀自是專持齋戒食後雖湯茶不進晚年謝絕人事於院之西北隅構堂曰忘緣別開懺室看華嚴十六觀經繫念彌陀早晚佛事不輟紹聖二年春得疾聞余赴四明築壇舟次西陵遣弟子道淵召余且欲敘別遂往見之雖已在膏肓而精爽不亂一日呼左右擊磬厲聲稱佛逾於平時其徒乃集眾諷經師自稱普賢懺悔發願迴向三偈已泊然息絕是年十月葬全身于院側楓林下俗壽六十三僧臘三十七度弟子六人法孫希深具狀老師平生事業從予丐銘以表其塔銘曰。

師之存兮漁江之人翕然如歸
師之亡兮漁江之人寂然無依
嗚呼大師之為人也茲焉可知

溫州褒法師行業錄序

法師名契褒字天錫永嘉橫陽徐氏子幼歲厭俗投興業寺壽聖院出家剃髮二十進具戒遂遊學四方至越州天衣山見曇翼禪師生平事業慨然有景慕之志誓發心終身誦經為業俗年七十八至和改元十二月二十七日澡浴易衣已念佛而終其諸大乘經呪佛名或目覽口誦或刺血書寫或逐字敬禮並具錄如右當時文士有過其塔率多留詠略錄其三章則師之功行可見矣。

飛霜飛露寒空寒 夜夜夜半冰欄干
紫皇天眾合指掌 聽誦字字到日上
永嘉周侃。
金猊烟噴空閑堂 經聲松韻和清商
西風月落寒夜長 白芙蓉滿心地香

天台長吉。

應向鷲峰親得記 醍醐香味滿心田
人間劫石終須壞 難壞吾口舌上蓮
不記姓名。

湖州八聖寺鑑寺主傳

師名惟鑑字公照德清嘉育沈氏之子少厭塵俗依寺僧有章脫素年十六試經業刈度既具戒品從長水子璿縉雲仲希學賢首經論又從安吉羅漢長老參問禪理晚歸本居眾推以董寺事師口不沾葷囊無餘積所獲施利畢歸營福言行繩準舉措公正其徒莫不敬服建觀音院啟長堂鑄鐘結界皆勦力為之募萬餘人為社同崇淨業以旃檀木刻西方三聖早暮懺念中宵施食終身不輟閱大藏一周誦法華千部光明萬部如是凡三十餘年孜孜不懈而世鮮有知者噫非僧傳所謂高而不名者歟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微恙不起越三日午時澡浴易衣集眾持諷加趺瞑目屈指為印泊然化去數日方殮體貌儼如俗齒七十九僧夏六十三弟子輩以明年三月十三日闍維之仍錄平生事業請文於余故為編次庶有補於同道云。

溫州都僧正持正大師行業記

大觀元年九月十五日午未間永嘉都僧正持正律師歸寂于城西之壽聖院前三日命眾僧諷十六觀彌陀等經師亦合掌虔恭隨聲而和將終乃指西向云此吾所歸處也良久奄然息絕至十月二十三日茶毗于西郊發棺投炬膚體如生唇頰如紅蓮火滅得舍利不勝數至明年某月某日葬遺骨于西岑駐旌亭之南郊立塔以識之親度上首曰知孟具狀先師平生行業求文為記予尊僧正實為先達僧正視予不以晚輩抑與師有舊故不敢辭師諱靈玩字占叔本郡宋氏子童年厭世禮開元寺妙明僧正曇可為師二十三試經業得刈度當年納具戒即有志于學聞天台真悟律師闡絳紗于錢唐遂與同友仲卿而就學焉敏銳剋勤寸陰不廢儒老百氏餘力旁求當時卿玩之名藉藉稱于教肆既而還鄉鄉迺導誘親族重建戒壇壇成未幾不幸早世其先壇上不立佛像師欲立之而眾議紛拏是否未決師於眾中袖出戒壇經證之眾遂默伏自是壇場製度一稟於師仍立南山祖堂於壇院之左既而學業內充名聞外溢於是眾命住本寺教院法明忠老當代之名匠一日過門正當講次因而就聽講罷執師手曰吾鄉善講唯師一人而已自後凡有登門指令從師先學戒律然後可習經論次住永安常寧律院又遷東安教院復遷杭州普寧寺尋歸本寂禪院後居大雲律省師以不倦誨人來學輻湊舍宇為之不容眾信傾財鼎新蓋造不數載而成因命演法處為毗尼講堂塑律宗祖像列祀于閣置律乘教藏緘于丈室自此人皆號為毗尼師焉郡倅唐公(穀)舉師為僧判次遷副僧正郡守張公(濟)性嚴少交游待師獨厚又遷都僧正給帖令揭額為十方律院郡守楊公(蟠)知師公正凡僧門事盡委處斷仍為親書額字贈毗尼講堂詩見于永嘉百詠大夫吳公(君平)讚師畫像盛稱其美自僧判至都正掌握教門二十餘年略無遺缺數以病辭後方獲免師昔嘗臨壇度戒位在第三知郡石公(景立)以為度戒事重宜選德人餘皆黜退獨留師一人仍推為壇長萬口皆謂綱紀壇場得其人矣

師少居學地不憚勞苦至於祖師三大部本講十記諸餘卷帙皆親手書之逮本寺遭蕪悉為煨燼復出錢唐傳寫以備檢閱師講學外於西方淨業信願甚篤嘗命工繪彌陀觀音勢至三聖像隨身奉事至老愈勤凡有少善悉嚴淨域故隨處坐臥面不背西日誦彌陀經四十八徧酷愛飛山往生傳鏤板印施為眾銷釋講行事鈔十五過羯磨疏七過戒本疏八過諸小部帙不可悉數自餘法華光明十六觀普賢行願諸小經呪日別看誦以為常業凡所施物隨得隨散衣盂之外唯教乘數百軸耳登門受道前後往來二千餘人散布諸方分燈傳化俗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三評曰棄俗為道其要在三一曰行己二曰利他三曰護法竊惟僧正自入道至終稟律奉戒不虧其節不辱其身禮誦焚修日無虛度則其行己不為不勤矣嘗患鄉閭律學不振遠涉江山尋師受業晨夕講演訓誘來蒙故使南山宗部遐邇獲聞流演無窮由師為始則其利它不為不博矣四十餘年弘闡律藏播遷南北一志流通魁鎮教門肅清海眾主持壇席糾正軌儀荷法輕生死而後已則其護法不為不篤矣晚年謝事退養幽居建志存誠專期西邁臨終正念奄爾遷神逮至荼毗道俗奔赴眾覩異相追慕哀號斯可謂始卒兩全美善俱盡非存誠荷法孰能至於此哉於戲人有片善猶足可絕況備斯眾德而無述乎故直筆編其始末以俟異日作傳者云。

芝園集上

秀州呂氏靈骨贊

秀州海鹽廣陳鎮普照院釋智圓母喪以遺骨盛於小匣日誦毗盧灌頂呪加持淨土覆于骨上殆至盈尺一日頂骨忽涌於土面初不以為然仍舊覆之翌日復爾眾皆驚駭適會武夷公權鎮作記以廣其事青山安忍子復作贊曰。

噫彼遺形兀如無情既積土而餘尺何自底而還昇為毗盧之本誓為濯頂之勝能為慈母之積德為孝子之克誠考眾緣而罔知所自詰至理而寂爾無名不見所宰孰示斯徵無師上智未足測懸河妙辯無以評唯其莫測莫評兮所以為靈。

吾佛初成正覺即結上乘戒首日孝順至道之法次命其徒曰我初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當先度之逮還本國父王展禮即踊身虛空七多羅樹若有所不敢當也尋昇忉利天為母一夏說法由是二親皆獲果證父喪既殮率難陀阿難羅云共舁棺就葬顧謂眾曰吾恐當來兇暴不知報恩故也其苦勉深誠徧見于大小乘經律論學者共知不復備舉然有晚輩不從師範肆意狂走棄親遠遊殊不念倚門延頸拊膺飲淚積思而成病者往往有之矧復知病而不歸省聞訃而不奔喪臨喪而不展哀履時而不致祭乃引洞山拽殺母玄沙不救父以為方外達人不在是也吁汝謂吾佛方外耶方內耶達耶不達耶何拳拳奉親不違生事死葬之禮乎哀彼二師但肆一時之特異不顧後世之冒濫害傷名教不為不甚且夫辭親割愛者蓋所以平親疎彼我之見息愛惡取舍之情然後生佛等觀怨親無外四生六道孰非吾親服勤侍養未嘗為違是以睦州供母手自編蒲道紀報親肩常負擔安有辜恩悖德而為達乎若乃尋師訪道夕惕朝勤不棄分陰猶不免過而況任性嬉遊爛眠飽食則無間極苦未足為報嘗覽呂氏靈骨記愛其所謂報恩求法兩存而並行有以見武夷簿公不獨知圓師之所存是亦深契吾佛垂訓之意有足警寤於吾曹也因題贊末以廣其致云。

考妣墓誌銘

考君唐姓諱祐世居錢唐祖父皆為公吏遂承其業君仁慈寬厚出於天性公勤廉慎上位多任之凡典廂鎮里巷鬪訟止以善言和解至有置酒勉其去嘗歉歲差散米濟飢民而公倉出給必有費耗他皆削其升合君乃別余陰以益之由是在處皆目為佛子君雖吏人坐必儼如行必緩步口不談非議足不履非所公筵餞迓紛華滿眼君獨俛首未嘗窺[厶@((既-无)-日+口))*頁]輕薄輩以為取笑少孤事兄亮亮性嚴小有忤意輒加毆叱君怡然遜謝沒齒無怨訴凡家貲不入私室盡以付兄聽其裁置或勉與兄析居君曰吾無他親獨一老兄而已骨血離異非吾所忍為也有日族人強之且使草狀君執筆墮淚不忍書遂擲筆而罷於是兄弟聚首終老晚年休退日唯課念元祐四年秋染疾至十月十一日稱佛捏印而終享壽七十五娶郡人竺氏生男四曰簡曰齊曰照從釋氏日式早世五女皆出適後月十二日葬于北山青枝塢。

先妣竺氏自處室已能篤信佛理泊歸先君執勞敬難如婢事主女工婦事凶喜禮度鄉隣取之為法主家嚴毅慨然有丈夫志與人柔順凡姻戚無表裏無豪賤皆包容矜恤至於婢僕群

小低顏輒語若恐有所失奩無餘畜隨有即散于投借貸無不周給造像供僧尤無所惜中年棄生事絕首飾齋戒蔬素專慕淨業辰夕禮誦言音清朗過門者往往駐足傾耳遲遲不去鍼纒澣濯至老不許人兼紹聖二年春得疾六月十日卒於臥寢移時身暖神色不變指結佛印堅不可解壽七十七明年正月十八日拊于先君之塋吁父母生我其恩已為罔極而況遣我脫塵拔俗學佛知道則其恩尚可報耶銘曰。

於戲考妣	積行可紀	後世弗聞	人子所耻
顧茲鞠育	實惟怙恃	厥德罔窮	厥心曷已
孰有為弟	事兄猶父	孰有為婦	事夫猶主
生則偕老	死兮同土	勒銘幽泉	用昭終古

台州左君墓銘

君諱伸字君儀世為臨海人謙恭端直平易安靜行無疾趨語不輕發治家營生不以非義剋人毫髮之利為人所犯未嘗形色聞人之過未嘗形齒知人有善敬慕如不及性喜佛理見其徒不問賢不肖皆盡誠致禮年未壯從東掖山神照法師求菩薩戒法師對眾稱賞摩頂與記自是嚴奉淨禁凡臨齋日中食之外有形湯藥不復進口適有親族宴會請君預焉雖苦言篤迫終不曲從乃曰吾豈徇人意而欺佛制乎如是四十年至死不易刻西方三聖像不與匠者較其直誦法華三千四百餘過金剛二萬餘過起橋磬路賑給孤寒略無所惜娶大田黃氏柔淑有賢行亦頗向佛生男六曰太微業儒場屋有聲曰良王孝友泛愛不幸早世曰太怡曰完曰較一為釋氏曰淨圓女三皆出適黃氏既逝不復再娶獨居東山之別業禮誦之餘疊足凭机宴居終日申申如也有謂君曰所居無乃寂寥乎君曰按有佛書堂有佛像何寂寥之有一日當經校處有鶯欲巢其上君曰爾巢于此恐穢吾經少頃鶯徙他所其感物如此紹聖二年秋臥疾不起預命僧朝晚懺念君強起厲聲誦佛不已將啟手足命淨圓發法華首題增菩薩大戒尋夢三偉人顏采瑩潔立于江臯召君登舟瞥然西邁君以為三聖導引之先容自是盡出所愛物分遺長幼急召僧諷彌陀經未徹乃曰吾已有證生淨土必矣侍人曰何所證耶曰我已得佛光矣遂沐浴更衣叱退左右嚴誠勿泣恐亂吾意稱佛捏印泊然而終實其年九月十二日也享壽七十二諸孤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江南之子方隲禮也予元祐中嘗寓台城日與左氏子弟遊淨圓以予知君之詳遂登涉溪山不遠千里而至且欲請銘以表其墓辭不獲免直筆編次若夫考姓氏之所出事文辭之華麗則吾不如老儒矣銘曰。

於戲君儀	資性天成	居敬行簡	閑邪存誠
視其所養	既壽且寧	觀其所終	厥證迺明
夫謀生者	不得其死	而達死者	獨全其生
君其全矣	吾敢不銘		

新市姚君墓銘

姚氏之子喪其父已三年一日泣告於予曰先君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七夜終于所居享年七十有五娶梅林沈氏有二子即明與弟時也六孫漸冲澂源浹淵卜今年三月二十三日依西方法火葬二十五日瘞餘骨于祖母之塋皆先君之志也竊惟父母有善子不能稱之於禮所謂不孝且先君平生為善唯師知之願銘其墓俾無墜焉予哀其有喪又愛其父之為人故為敘曰君諱映世居湖州德清縣新市鎮其先家微而能竭力以事父母謹身節用展大其業以至為豪族父喪奉遺言化之泊母喪哀慕不已乃窆于近舍之園林間構亭宇終身居之歲時追福以酬罔極凡語及父母輒涕淚不止其純孝如此中年以家事付其子燕居養志閱佛書持佛名六齋五戒至老以為常業崇塔像葺寺宇供聖飯僧不可勝計嚴冬歎歲賑給孤寒以至輿梁義井凡有惠於人者皆率先為之而輸其貲帛若無所惜其樂施如此沈氏既喪誓不復娶而鰥居獨處怡然自得雖親族篤勉之終不能迴其志曰吾豈恣己所私而貽子孫之患耶其清慎如此早暮臨食必三復拳踞媿謝於天又令舉家皆做之君雖富有常若不給每謂人曰吾家起於微今雖財食苟完然且不敢忘其始晚年宗族既盛而居室尚卑其子乃選材拓其第宇而君終不樂曰於吾甚非分矣其守己如此君為鄉中父老然未嘗恃己陵物至於寒賤皆溫顏與語若無高下故居則雖婢僕皆愛之出則雖強很皆畏之隣里或有所爭殆不可已者必求於君君往與一言無不平息其服物如此君未終預數月忽多置稟薦或問其故則曰吾不久逝矣必命浮圖者禮誦用以藉之貴其精潔耳又囑其子曰吾歿後宜修崇以資吾報其他無益事雖古今所尚慎勿為之人初或未信至期果如其言其令終如此夫純孝仁也樂施義也清慎禮也守己智也服物信也所以令終者此也且人有一善猶足稱之矧備此數者而述耶銘曰。

至哉五常	天性本爾	蒸民倥侗	訓諸名理
有一于是	適為君子	矧夫若人	克備斯美
惟形有亡	惟德不死	永錫孫謀	百世可軌

秀州沈君墓銘

君諱延祿世為嘉興人本家于白苧鄉晚徙居郡城未幾別卜他舍施舊第為本覺廡宇君為人長厚少小克嗣家業有如成人其事親以孝其治家以禮其守己無所渝其與人無所競故為鄉人之善者所稱每事必投誠於佛而法華一經尤所駐意命僧讀誦歲時不輟自持大悲消災密言以為常業供聖飯僧不可計數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得疾終于所居壽七十九始娶周氏先逝晚娶丁氏長男曰文雅次曰文益二女並歸他族孫男曰宗道曰宗且曰宗敏者從釋氏孫女三人尚處室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將從火葬予以法會因過秀城諸孤具錄其事從之乞銘予哀其有喪辭不獲免銘曰。

以義而富	以仁而壽	厥始有聞	厥終益茂
積善于今	餘慶于後		

崇德呂府君墓銘

忠亶君之諱也子厚字也世居義禾錢氏有國時遠祖皆為仕泊納土歸田無復繼者行琛曾祖也仁悰祖也文滉父也君幼孤能治家逮成人而家業大成先娶陳氏生二男曰宗古早世曰宗顏克嗣父業一女適邑人蔣芳孫男五曰京曰亢曰永曰亨其一從釋氏曰慧滋曾孫十有四玄孫一舉家五十餘凡五世而君皆見之晚娶劉氏先逝君稟賦沉厚姿貌落落望之若可畏然與人溫恭而無競中年為疾所苦耳目昏塞遂求悔於浮圖敬持密語未幾輒愈自是謝絕人事杜門不出者僅三十年子孫皆孝敬侍養有常君家雖富豪而謙卑節儉常若不足每臨衣食必擊拳慚謝然後乃進嘗訓子孫曰吾家財穀苟足汝宜知幸勿自驕傲而奉養過度此又見君之為人也元祐改元歲首忽自感曰吾宜去矣遂絕葷血而課佛至三月且神色不亂屈指為印奄然謝世享年九十三越明年二月初吉葬于邑之西南隅予嘗過是邑而諸孤狀其事號泣叩首求為之銘銘曰。

噫彼君子 聞于鄉里 以直而生 以壽而死
有初有終 盡善盡美 貽厥孫謀 庶乎不已

廣陳馬氏禮經錄

清信女馬氏世居秀州海鹽縣廣陳鎮父諱喜生而柔順長歸鎮人陳世華躬勤婦事協和親族夙植所資篤奉佛教樂善恤物節用好施至有僧道過門孤寒投謁皆能輟己給人所欲年甫三十忽若自悟輒慨女報極為鄙濁深厭勞生無足可樂乃曰年光易去薄命難保苟為耽酒世樂不自策修一旦長往前途何恃全玉雖貴不足延齡骨肉至親豈能相代由是削去塵事掃治淨室誓禮佛經以為常課香燈繼日孜孜弗暇逮于垂暮役奉愈勤所遇經懺無問豐約皆一字一禮歷年滋多遂盈卷帙以字校禮殆不勝數又常奉六齋終身不缺累受五八戒守持頗嚴元豐五年仲夏間微疾不起忽見一沙門合掌而至俄頃失之翌日將午顧謂侍人曰日當午耶又見沙門迎前相命乃整容趺坐屈指為印奄然而化是月十七日也享壽六十六生三男曰惟照次日惟恭早亡又次日惟正三女皆已出適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本邑之華亭鄉諸子號泣以謂慈母積善有足聞者而不能稱之非孝道也遂狀其實從予丐文以識之予曰吾佛之教廣大宏遠無往不利其教之所被無士女無豪賤無老幼無賢愚至有篤信者焉躬行者焉然後於無所得中而無不得由來不為不多矣若馬氏之事佛雖莫知其膚奧考其世善令終亦可謂有得矣儒謂女子小人是為難養吾以為人不可以類取在其志而已且人有倥侗不可教者雖可教而能不自守者於親不能盡其養於君不能盡其忠吝財荒色酣酒嗜音醺醺終日空空卒世彼雖丈夫非丈夫也此雖婦人非婦人也後世覽此尚不能一思齊耶嗚呼。

四明孫氏禮佛錄

四明慈溪清信女孫氏自中年寡居厭塵習去女飾唯篤信佛法蔬素齋戒課念禮誦餘三十年至老不懈常手製衣衾襪履施僧前後不知數凡羞齋設會必親執事以盡其敬遣子從釋氏曰如昇住支山定慧蘭若適因本居起造喧闐乃往昇所寓居幾半載凡僧物至於茶水未始輒啖是時昇方期三年長懺以賽願而親臨檢舉不容縱怠昇頗憚之忽頻夢佛僧愈加精至一

日微恙見異人立臥牀前囑曰宜勤持誦不可慢也次夢八僧旋遶懺室自見身掛縵袈裟隨僧行道少頃又見當中有一木龕漆飾明瑩既覺乃知將逝之相遂命僧懺念曰吾當歸淨土矣叱退親屬勿相擾亂索香湯澡浴著淨衣專誦彌陀經於大眾前加趺結印執念珠幡脚誦至一心不亂語昇曰助我誦之氣將盡矣言訖奄然而逝異香天樂近遠皆聞停七日鄉人聚香木化之遺骨葬于某山年七十八平居禮誦經佛皆自紀其數今刻石留于後世使觀者知佛法不可不信既信不可不修既修必有善相隨之則知吉凶禍福因果報應如影響如符節無毫髮之差聞者見者得不自勉哉。

論增戒書

某月日釋元照謹熏滌裁書獻于

權府運使門下貧道自齠鬪出家冠年比試獲中泊落髮稟戒潛心於佛乘十有六載自度庸昧區區於卷策間雖不能深造聖人之淵蘊然亦粗領萬分之一二今不避狂斐輒敢言於左右夫佛之教大率指萬化而歸一心即一心而見自性且性之為體湛寂虛曠朗徹無礙其高不可踰其廣不可際無生佛焉無依正焉無死生焉無去來焉無愚智焉無物我焉平等一相一相無相是謂法界焉常住焉真如焉實相焉如來藏焉首楞嚴焉般若焉涅槃焉種種異號其實一也聖人覺之謂之菩提眾生昧之謂之煩惱聖人將以其所覺而覺其所昧於是無像而像現百億之容儀無說而說出大千之經卷機分異類說有殊途要其所歸無越三藏所謂經律論也示其所修則有三學所謂戒定慧也戒也者所以軌範於身口也定慧也者所以融洽於性情也然陟遠者未始不自於邇入室者未始不由於戶是故三藏三學必推戒律為首焉伊昔南山律師專以此學為己任操觚著撰大倡其要一家部帙計三百餘軸貧道雖不敏嘗從事於此宗矣且知夫戒者截苦海之舟航發萬善之端緒三乘聖賢之所尊敬歷代祖師之所傳通但受之者心有明昧學有精粗而不能一揆故有初受者焉重增者焉故律明發心則有三品一者唯期脫苦專求自利名為下品此二乘心也二者為物解疑自他兼濟名為中品此小菩薩心也三者忘己利生福智雙運了達本性求佛菩提名為上品此大菩薩心也審知初受但發中下佛開重增轉為上品此所謂增戒也按梁高僧傳宋元嘉十一年有梵僧名僧伽跋摩為祇桓寺慧義等五十許人度蔡州岸駕船江中重增戒法又準戒壇圖經唐乾封二年南山律師於京兆府為諸岳瀆沙門春夏二時再行重受以至四分律成實論師資傳等並明重增之法實佛教之常儀僧徒之本事耳然彼諸師不知所以相與鼓惑鬪構紛紜者蓋亦有說焉貧道熙寧間自溫台遊方還本受業院在祥符寺之東南隅閉戶專業謝去人事乘閑揮塵讚述戒律無何謬為人所知遂有遠方之朋負笈日至而就學焉每患正法下衰人情鄙薄僧綱解紐非一日矣輒不自料頗有意於扶持故夫來者必博之以禪智約之以法律持孟孟食以充其口腹疎布裁衣以蔽其形苦日加朔引夕增勵修出處語默率遵於佛制如是數年間罔敢自怠然將行古道必反常情往往同儕輩以為矯異駭眾而窺伺短失者有矣竊自解曰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予事佛盡誠人以為詐不亦宜乎且孔子聖人也言無口過行無怨惡然猶不免世俗之憎嫉故嘗疑於桓魋辱於陽

虎畏於匡人困於陳蔡況一末下庸僧學古背俗而不為人之所惡者其可得乎以致彼徒率因行事有所不同夙懷忿慍乃乘是增戒之勢以致鬪訟其意無他直欲以無辜之人陷於縲絏之中耳自念與時寡合一無勢援獨力不能加眾厥或枉遭刑戮固無惜於一身但恐遏絕律風使無聞於後世耳恭惟權府運使負伊周之才佐唐虞之主文聲治術卓出于群英仁政德風下臨於庶物願垂明鑒少賜哀矜苟得戒法流通三寶住世則涅槃所謂我滅度後以正法付囑國王大臣斯言殆有所寄也荷法事重繫叩情深[日/月]瀆尊嚴豈勝戰汗不宣。

論慈愍三藏集書

某月日釋元照謹齋沐裁書獻于

權府朝奉明公貧道嘗聞律佛所制也教佛所說也禪佛所示也是三者皆出於佛曰三學曰六度故為佛者不可滯於一端威儀軌度持犯開遮皆見於律非學無以自明權實偏圓觀行因果皆見於教非學無以自辨識心達本忘筌離相皆見於禪非學無以自悟經曰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是則律與教與禪同出而異名殊途而一貫所謂同出者出於一心也一貫者會於一性也心性也者一切眾生見前覺知之體也其量虛寂其用亘廣潛于萬化之際見于動用之中四相流而不遷三惑覆而常照柰何漚生覺海雲點大清岸逐舟移花因售發熾然妄動矐然昏塞紛然馳散非一朝一夕矣吾佛哀之將使復其本也於是制其妄動故謂之律闢其昏塞故謂之教攝其馳散故謂之禪以是觀之律亦心也教亦心也禪亦心也三者皆我自心豈容是非彼此於其間哉不然則心外有法未契佛祖上乘之旨也是以自古知識節行超邁未始不稟於律博涉經論未始不知於教希夷淡泊未始不通於禪歷觀三代高僧傳至有木食草衣孤節苦行卓然風霜不改其操鏗然憂喜未達其心故得振清望於當時垂令模於史籍近世慧林孝本法雲大秀皆釋門之豪傑舉揚宗風激勵修奉天下緇儒雲奔草偃率從其化自是其徒稍知頓悟漸修之門藉教悟宗之理但古今學者自有黨宗蔽曲之淨謂了心見性何假修行認放蕩為通方嗤持守為執相殘毀正教醫罔來蒙故慈愍三藏文集於是乎作也斯實救一時之訛弊護佛法之紀綱耳而況一破一立或抑或揚乃釋門述作之通規義學討論之常事也西天諸論大小相攻或空有爭馳或性相勍敵二部五部十八五百異執支離于今不絕此方傳教華嚴賢首天台慈恩互相斥奪章疏競行亦猶儒家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孟氏辭關於楊墨子雲無取於老莊鄭玄王肅師資形矛盾之談劉向劉歆父子有異同之論至如宗門自達磨西來衣鉢相傳迨于五祖而下則南北分宗其後各建門庭而五家派別雲門臨濟當世盛行然各據師承互相嗤笑又如古今語錄謂佛身為屎橛指大藏為故紙薄講學為入海筭沙貶聽習為分別名相徧在禪策不復具舉即應講學之師執為謗己而興於諍訟耶蓋不知古賢為物情深方便苦口使求魚觀月不滯於筌指耳貧道少小辭親冠年從道尋師務學負笈橫經于茲三十一臘矣不料寡薄謬為師首在處養徒晨夕講訓上酬佛祖開悟之恩次報王臣存護之德頃以前任太守王公修撰持遣公符邀命至此俾於南寺重建戒壇方欲糺募豪族發首興工無何諸師見忌異論鋒起以謂慈愍集乃貧道自撰假彼名字排我宗門曾不知此文得於古藏編于舊

錄不省寡聞輒懷私忿以至訟于公府干長吏直欲投諸深窞加以大石恐脅督迫幾不能免竊惟古人有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我既無心於物物豈能加於我故唯緘默坐視未始一辭辨之然恐官司未委情實謹賈元得古本文集并敘始末三于左右是否枉直惟明公裁之不宣。

送衣鉢書

某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

淨慈圓照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一鉢坐具漉囊是為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著之二曰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眾禮誦入堂受食則著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著之是三種衣必以麤疎麻苧為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為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鐵瓦二物體如法也烟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麤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遣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奉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啟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于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脩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暫屈高明俯從下意許容納受特為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之遺風未墜謹遣僧賈衣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間惟禪師裁之不宣。

讒議

曰讒與謗同耶異耶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為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為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讎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誠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為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不察為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群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為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為讒者巧便鬪構迎合蒙蔽使其瞽然如為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塑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為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為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耶後世而後明耶終古不明耶文中子曰何以息

謗曰無辯吾常事斯語矣。

博奕解

論語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解曰此孔子勉人之為學非所以使人博奕也凡人所以異於草木土石者以其有識故也所以異於禽畜者以其最靈故也所以異於眾人者以其為學故也所以異於輩流者以其自強不息故也是故為人不可不為學為學不可不自勉豈宜飽食嬉遊而不知為學一混於眾人縱學而無所成業未殊於輩流乎自古聖賢急於為學孜孜矻矻無暇於其他尚恐虛擲其時陰而有所不至而彼罔然無所用心悠悠以終老者不知何以自處而度其永日耶此聖人所以感歎故曰難矣哉也不有博奕者為之猶賢乎已者此舉市井鄙事以較之將使知耻而思為學故也且夫群聚博戲爭先鬪勝殆非賢者所宜為然且有所用心雖不肖猶足以為賢以見飽食虛度不務學者尚不逮於博戲小人況君子乎此蓋激勵之深切非所謂稱美博奕使人為之也安有聖人之教誘人於不義哉儒者說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姪欲故且使之博奕耳此不唯毀滅聖人垂訓之旨陷人於不義之中抑其言復何鄙俚之甚乎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慨歎也何平叔猶以為諸家之善者黃侃邢昺之徒又不能考其善否相沿舊說無所辨正致使古今儒冠釋服競習博奕以為己能往往廢棄所業忽慢人事竟日徹旦失食忘寢精神耗耗色力疲頓以至成疾猶不知止而卒無成益且仁人君子言行動止必審其損益而後行之何為無益世伎所役獨不思之乎予嘗極言以勉之彼拒之曰孔子尚稱為賢子何昧而見罪耶予乃退思先儒之謬妄有誤於來者不為不甚故特為之別解冀負識君子或有取焉。

四子要言序

天道體剛而用柔地道體柔而用剛人生天地間稟天地二氣而為體固當法天地而為行古先聖王能盡天地之理法天之柔所以教人行仁也法地之剛所以教人為義也是故仁主於慈愛義主於果斷此人倫之大本儒教之宗極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有他哉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忠豈非義耶恕豈非仁耶則知孔子言行動靜雖用舍萬異而未始出於仁義矣予嘗閱諸子書獨愛荀孟楊王能宗孔子之道知儒教之本故孟子對梁惠王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文中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荀子曰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楊子曰太玄為仁義而作所以四子之書不混於異端者此也孟子文中皆門人所錄荀子楊子乃秉筆所撰其文富其事繁非博綜於儒業者不可備覽故於其間採摭簡當精要之言有足訓世者總為一集題曰四子要言然在言雖簡而為學為道為人為政君臣父子百行五常之義亦已盡矣學而思之得無補於心術哉。

高麗李相公樂道集序

予昔見海東使臣經從吾鄉名山勝槩率多題詠觀其格致則與夫大國文軌頗同後見僧統所留篇什語句平易思味幽遠復知僧統又知詩之深者比以朝辭迴杭艤舟府亨忽持李相國詩集為示發卷一覽愛其學贍而識遠辭直而理詣大率稽於釋典宗於理性皆超拔物外之

論非所謂世俗文筆也處富貴而慕真寂故以樂道命其題居塵染而守清節故以婆塞標其號以夫道無不在故其言觸事而發隨物而應存乎梗槩且錄百篇足以弘贊佛乘啟迪來裔豈與夫雕虫刻篆嘲風詠月者同日而語哉然彼國文士能詩者甚眾而僧統獨愛此集將命鏤板流通於世向所謂僧統知詩之深為不誣矣觀是詩者當體斯意。

送聞伯龍歸太學序

余學佛外嘗閱先儒書觀古聖人立言垂法大率使人修己治性立身行道且與夫眾人異焉柰何後世學者資性有淳薄所習有高下雖皆讀書為儒而有修者焉有不修者焉則君子小人見矣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今之業儒者誦其書不為不多與之議論落落可聽發為文章郁郁可觀然以才俊自負輕浮貢傲嬉遊縱誕無所而不至是故求其為君子儒者或寡矣余素未識聞君已見長者稱其性行時輩服其才業及一見之聽其言觀其行果如余所聞每謂人曰此所謂君子儒也宜乎貴矣適聞促裝將復于大學故直書以勉之庶有所補焉。

長蘆曠禪師文集序

佛教所謂大乘師者蓋有上根利智勇厲丈夫頓了自心旁達諸法緣生無性一切皆如無性緣生廣大悉備安住實際得大總持摩尼寶珠出生無盡大圓鏡智應現無差秉智慧刀被弘誓鎧入生死海遊濁惡世徧微塵刹歷恒沙劫善巧方便化導群生六度四弘三聚四攝如夢如幻無捨無著終日說法無法可說終日度生無生可度眾生無盡悲智願行寧有盡乎業惑無窮身土壽量寧有窮乎發此心者即菩提心行此行者即菩薩行傳此法者號大乘師也然則功高而業廣任重而道遠自非識洞天人之際道超區宇之表孰能荷三寶之重寄為四生之良導乎是以在昔高僧學優才贍節高行苦至有食不耕鋤衣無繒纈忍人之所不忍行人之所不行扶顛持危關邪禦侮其濟物也視形骸如朽木其護法也輕性命若鴻毛與夫獨善偷安猷誼求寂者日劫相倍未足校其優劣矣曠老禪師河北洛水人少業儒文晚從釋氏志節超邁學問宏博徧歷叢林飽參宗匠天機既洩學眾雲從三處住持六時精苦門墻壁峻規矩霜嚴著述盈編播流寰海傳聞有日尚或持疑比得斯文喟然驚歎不意後世復有大乘師耶觀乎發菩提心要則知修行發足不踐於小道也觀乎自警銘則知篤志在道無暇於世論也觀乎百二十問則知晨夕自檢不容於妄慮也觀乎誠洗麵文則知節儉清苦不以口腹費於僧物也觀乎在家行儀以至公門十勸則知憫物情深不擇於高下也觀乎枯骨頌則知達妄窮真不為世相所動也觀乎蓮華勝會序勸念佛頌則知決了死生靈神有所歸也觀乎坐禪儀則知志尚修習不徒於言句也噫正道難聞知音罕遇方圖欵扣以盡所懷俄聞暮秋奄歸真寂沉吟感槩長歎永日惜乎得非吾道衰替不使真善知識久住世耶古人有言百年影殂千載心在覽斯集者則禪師之心可鑒矣。

釋門登科記序(越州餘姚縣龍泉寺)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

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榜星羅獎平生之勤苦綸恩露墜許畢世以安閑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為法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栖心物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預法流或倚恃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迫陪強顏趨謁頻遭毀辱備歷艱辛為者百千成無數十豈有榮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為人無丈夫志況蓮華妙典鷲嶺極談大事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群生悟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那不誦持豈獨辜恩誠為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冀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為道業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渠身骨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況般若有經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陰近期於削髮為僧遠冀於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為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誠寧不動心哉。

芝園集下(終)